

蔚蓝色的告别

In adversity and fate, a fight never failed in vain

In liberty and pride, long will my faith remain

Out of the Labyrinth, a Farewell to the shadowy past

Will the pain be relieved, and the hope revived?

Will my way be retrieved in the ever-spinning world?

The Farewell in Azure

卢然◎著

我们无法逃避，我们必须面对。

无论命运怎样无常，人和世界何尝让人失望。

都始终如一地执著于自己的信念，把握此刻的每分每秒，去生活。

我相信我能做到的，你也一样，对吗？

作家出版社

In adversity and fate, a fight never failed in vain
In liberty and pride, long will my faith remain
Out of the Labyrinth, a Farewell to the shadowy past
Will the pain be relieved, and the hope revived?
Will my way be retrieved in the ever-spinning world?

The
Farewell
in Azure



蔚蓝色的告别

卢然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蔚蓝色的告别/卢然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7
ISBN 978-7-5063-5480-6

I. ①蔚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7726 号

蔚蓝色的告别

作 者: 卢 然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×21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9.625

版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480-6

定价: 23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不只是告别

——序卢然长篇小说《蔚蓝色的告别》

白 烨

卢然在十七岁时的中学时代写出过一部《今晚我们跳舞》的长篇小说，可惜我没有看过。因之，看到她的名字和这部《蔚蓝色的告别》的新作，我在感觉不无陌生的同时，也隐约怀揣了一份好奇。

一个依然还在大学校园的二十一岁的学生作者，能写出一些什么来呢？实在不敢有太多的奢望、太大的期待，然而，无心猎奇的阅读，遇到了有备而来的作者。作品一开首，便以文雅而精准的语言，佻达而微妙的感觉，惟妙惟肖地描画出一个敏感又愤懑的中学生的无边烦恼与无奈心态，让你抻纸疾读，引你探知究竟。

十年前，韩寒曾以一部大胆抨击中学教育制度的《三重门》让世人为之震惊，并拉开了他叛逆写作的帷幕。之后，有关描写

各类校园生活的小说汗牛充栋，但也毋庸讳言，如许作品在思想含量上，还鲜有能与《三重门》相匹敌的。十年了，终于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比肩，甚至在文学性上实现了某种超越，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欣欣。

与韩寒的《三重门》类似，卢然的《蔚蓝色的告别》，也是描写不如人意的校园生活的，小主人公文子渊也对当下的应试式的教育体制、“流水线”般的学校生活深为腻味和厌烦。但与《三重门》里的林雨翔一味放大个人的愤世嫉俗、索性在学校里我行我素不同，文子渊在努力地应对着繁重、枯燥的学业，也在尽力寻找一些“短暂而美好的间歇”。她没有不自量力地去与偌大的教育体制对抗，也没有有意地去与刻板的学校秩序疏离，但她一直在用眼睛观察，在用心思辨析。在她与说客老米的对话与质疑中，在她对远走他乡的艾叶的惦念与同情中，渐渐地把一个潜在的现状批判者的心态表露无遗。一方面不停地反思教育，一方面不断地调适自己，在行动中思考，在思考中行动，使文子渊“拨开浮尘的青春”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三条道路，即既不做现行体制的捍卫者，也不做现行体制的叛逆者，而是在反观现实中调整状态，做一个更为清醒、更为自觉的观察者，在完成学业中感知弊端、发现问题。应该说，面对问题成堆却又难以改变、无以代替的教育体制与学校现状，作为一个学生个体来说，忍辱负重又心中有数 的文子渊，显然更为难能，也更为可取。

《蔚蓝色的告别》更让人为之惊喜的，是作者由文子渊、素晴、艾叶等高中学子的相似处境与不同选择，揭示出了从学校到社会、从学生到成人，种种压力与矛盾背后的人生难题。这种难

题，是学校的、教育的，也是人生的、人类的，属于“人的无奈”的共同处境，因而看似存在多种可能，实际上却又难以作出选择。在艾叶的“受不了向体制低头”，在素晴的“为了自己的尊严，打工上学”，在文子渊的“缺乏勇气”、却又锻造自己的“抗抗压能力”“在矛盾中挣扎”等行状中，以及她自己时不时地在心里嘀咕的“毕竟是在既定体制的条条框框下成长起来的一代。真要挣脱这些束缚，就像鱼离了水，反将无法生存”；“一面维持与体制的和解，一面保留健全的人性，我容易吗？任何一个这样做的人容易吗？”由如许显见的画面与潜隐的心声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明又鲜活的个性，及其由独特个性显示出来的丰富人性、复杂人生。由此，作品便有力地超越了一般的校园小说，而具有了自己难以一言以蔽之的人生的广度与人性的深度。

在《蔚蓝色的告别》中，作者卢然不仅表现出了敢于直面现实的可贵勇气，而且还表现出了她善于演绎生活的突出才气。她的小说故事，以同代人之间的交往为主线，写他们的惺惺相惜，写他们的心有戚戚；而且因为长于性情的描画、侧于心态的创露，人人有模有样、个个有声有色，使人过目难忘，包括始终未曾正脸出现的艾叶；她的小说叙事，用语典雅，征引丰富，议论与抒情彼此穿插，经典与流行相互交织，别有一种书卷气与时尚气交响汇流的气息；而她的叙事姿态，更是出奇的从容不迫，大智若愚，称得上是不温不火、不亢不卑，严正中不失诙谐，犀利中时见忍让，温婉中自含内力，宽厚中充满自信。而这些可以用大度、大气来形容的素质与品质，竟集合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作者笔下，确乎让人为之称奇，委实令人格外欣喜。

从多种角度上都可以说，卢然的《蔚蓝色的告别》不只是“告别”。可能作者确实也有以这部作品向不堪回首的高中时代告别的意思，但当她真实地写出一个夹缝中的学生的难言之隐与诸多思考，并把现实的困惑与梦境里的迷宫联系起来，把自己的难题与人类的困境勾连起来，作品便有了其校园环境框范不住的丰厚性与多义性，远远超越了简单的“告别”，而具有了更为深广的文学意义。

也许，卢然是以这部告别式的作品，来实现她人生与文学双向的再出发的。我希望是如此，因为我看好这个不鸣则已、一鸣惊人的文学新人，也期待着 she 继续发出她那不同凡响、豁人耳目的新声。

2010年6月25日晚于北京朝内

谨以此书献给

与你们在一起度过的

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六年

怀着缓慢的爱她观看夜晚
流散的色彩。她的快乐
是沉迷于复杂的乐曲
或者诗篇的奇异生命。
没有原色的红，只有重重灰色
编制她精美的命运。
这命运精于取舍，也熟谙
摇摆不定，调和色彩。
她没有胆量踏进这茫然的
迷宫，她从外面观望着
形体，骚乱，喧嚣，
如同镜中那另一个女人。
无法以恳求打动的众神
把她弃给了那只名叫火焰的老虎。

——豪·路·博尔赫斯《苏珊娜·索卡》

（陈东飏 陈子弘译）

目录

不只是告别

——序卢然长篇小说《蔚蓝色的告别》 . 1

引子 . 1

一 暴风雨 . 3

二 最后的相聚与最初的告别 . 28

三 蔚蓝海岸 . 53

四 故宫的回忆 . 84

五 Run baby, run, don't ever look back . 111

六 白月月圆之夜 . 137

七 扑面而来的世界 . 163

八 有何胜利可言，挺住便是一切 . 194

九 苦涩的洗礼 . 221

十 离开迷宫的列车 . 244

十一 自由的音色 . 275

后记 . 292

引子

没有光线的甬道通往没有方向的尽头。

墨黑发亮的大理石地砖，映出平静得可怕的意志，坚定笔直地向前延伸。与之相称的墙壁也是黑色的。一切融入虚无。没有光，没有人声。朝黑暗颤抖着伸出手去，只触到冰冷滑腻的墙壁，宛如爬行动物的鳞甲。无一例外是非人性的质感。

原来人性也成了存在的反义词。

我站在原地，没有出声。走道尽头隐隐传来沉闷的回音，来自一口深不见底的井。那一片幽暗的井水，仿佛沉寂了千年万年，忽而猛烈摇荡起来。平静的水面被撕裂，被不知源头的、巨大而恐怖的声响淹没。矿井炸开，冰层崩裂，洪水漫过堤坝淹没田野，老人和孩子的哭喊被枪炮的隆隆巨响淹没，黎明到来之前，大地又一次陷入黑暗，下一次白日的来临是未知的承诺。

无数场电影，无数灾难的片段，其间隐隐传来尖利的笑声和拍手叫好的声音。我不由退了一步。然而声浪从通道尽头涌上来，越来越高，即将把人淹没。

我知道自己将是下一个猎物。

混沌，惊恐，迷茫，畏缩，何去何从。失控的意识，失去逻辑的思想，悬崖边上光与黑暗的战斗。即将倾覆的世界巨轮。

黎明与黑夜不过一线之隔。

穿越寂静的银河与无边无涯的苦难。

惟一的愿望是，此时此刻，作为人类孤独的个体生存下去。
与你一起。

黑暗重重压来，盘踞在人的胸口。不祥的阴云袭上心头。

一瞬间的窒息。

绷紧神经。挪动僵硬的手脚。下意识地挣扎，想逃离四围黑暗的高墙，回到有着温暖阳光的世界中去。

明明知道一切只是梦魇。

却是那样的难以醒来。

黑色大厅中央。来自幽冥的交响乐正渐渐飘散，一如被晨风吹散的战场上的血腥。但它没有离开。我知道，迷宫之墙一直在我左右，环绕着我。

我沉沉睡去，又一次看见了黑暗。

“那可是比我们个人的生命强大百倍的东西。那个怪物。”

一 暴风雨

1

敲门声响起时，我正在阳台上。天幕是一块巨大的烟水晶，黯淡而透明，像旧式写字台上厚重的茶色玻璃板。下面是层层叠叠的剪报：琐碎的铅字，黑白相间的图片，陈旧泛黄的光色是沉沉压在天边的雨云。远远传来冗长的蝉声，沉闷的雷鸣，人们的阵阵絮语和叹息。天像有流苏的波斯挂毯一样低垂下来，现出四角的弧度。绰约的紫色水雾从每一个角落升起，阴魂不散地逡巡在城市上空，模糊了水晶的澄澈和人们的视线。风从天际降下，酝酿声势，集结能量，仿佛要与静止的时间决一死战。

“暴雨一场。”我想，“这才是北方的夏天！”

然而我来不及关窗便去开门。以高中生的眼光评判，来者一身行头颇为古怪：皱巴巴的衬衫，破了几个洞的牛仔裤，脏到发灰的旧球鞋，脖子上挂着骷髅和望远镜。凭这副德行我一眼认出，此君正是老友米开。

“喏，让我进去吧。”见我盯住他红蜻蜓一样的眼镜不放，他夸张地摘下镜架，作了个挥帽送别的四不像手势。

倒像是真有那么回事似的。

我耸耸肩，侧身让他进来，一边把满沙发的书扔到床上——全是些复习资料，试卷啦、题型整理啦、笔记啦，昔日无限重要的黄金资本，如今花谢花飞满天地散落一地，成为一个过去时态的象征。

“怎样，考完了有啥感想？”

我使劲咽下“你来找碴儿是不是”这句硬邦邦的回应，低下头，余光扫向房间的另一端。沙发上一片空白，与余下空间的混乱感形成荒谬的对照。老米大咧咧地跨过我的视线，一屁股坐进那片空白，那德行简直让我想把他扔出去。

“没感想。——要不要咖啡？”

这问题十足可笑，显然是为了转移话题而存在。但我只是立在茶几前，像个提前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，只待来人按下“Yes”的按钮。

我走进厨房，从塞满器皿的储物柜中翻出一罐磨好的咖啡粉。将粉末倒入咖啡机，加适量的水，按下按钮，等待深褐色的液体缓缓流出。一切按照程序进行，有条不紊，井然有序。机器嗡嗡地运转期间，我支起耳朵，听见风从窗外源源涌入。单薄的窗帘像肥皂泡一样鼓胀起来，任何一刻都可能是危险的，让它在阳光下碎裂，粉身碎骨。

“看这风……”老米自言自语。

“嗯？”

“风啊。”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夸张得过分，“它是力量的产物。”

“一切都是力量的产物，”我将两杯咖啡推到茶几上，直起身来，“来自大自然的一切。我们除外。”

“那么人类的进步呢？”

“进步？这种事可没发生在我身上。”

“你简直像个反人类者。”老米哂笑道。

“是啊，以一己之私否定整个人类，简直罪大恶极了呢。”

其实我是在说气话。在老米眼中，大自然的一切都具备不可言说的神圣属性，使他不得不为之倾倒。这种时候他像个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者，赞美起宇宙的和谐来，那是好话说尽，毋庸置疑。而作为一介摄影狂人，他还强调“用最客观的眼睛看世界”，以达致最纯粹的美感。一朵花就是一朵花，不是水鸟、沙漠或者星星。我承认，这一点我做不到。主观情感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激荡，之于我，我是不可能与之分离的。但我并不反对他的视角，甚至有些羡慕：剥去人类强行附加的感性成分，想必能看见最纯粹、恬淡而优美的自然。

而那样的自然，大概是我无法认识的吧。

置身事外时，人人都是出色的理论家，但卷入漩涡中心又是另一回事了。保持理性多么艰难！口头上冷嘲热讽、不以为意、镇定自若，轮到自己时还是要惊慌失措，像门前的一条老狗，流露出哀怨的、随时可能被命运抛弃的眼神——想到这里我简直要狠狠地鄙视自己。明智、冷静，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情感——这样的话，人们可以免去多少不必要的痛苦，只是生产抗抑郁药的厂

家不免要嘀咕一番了。

遗憾的是，绝对理性大概是上帝的视角。人仍在他内心的十字架上受着永恒孤寂的折磨。

以整个人类的困境作为借口，“不止我一个”，对不对？

够了，又一个逃避的理由而已。

我一面胡思乱想，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。天边的云被翻卷涌动的强大气流一片片扯碎，像小孩子粗暴对待即将凋谢的花朵。每一片被抛入死亡深渊的花瓣都是即将消逝的时间。我们无法将它留住，你或我。

还要等待多久呢？

寒凉的气流骤然冲入室内，从后脑一掠而过，冷冷地刺痛人的神经。我站起身，一瞬间与窗外暴烈的风拉近了距离。窗帘挑衅似的在我们眼前高高扬起。

“关上窗吧。”老米放下杯子，懒洋洋地站起身来。

对自然界的狂暴力量，只能如此抵挡。所谓人类文明，不过是掩藏在一幕玻璃后的脆弱灵魂。

窗门上那一刻，一道狭长的闪电横过天际，像是愤怒地抗议着什么。这微不足道的举动，终究斩断了人与外部空间的联系。云层破开，水晶帘的伪装被恶意的目光撕裂，远行的大船劈波斩浪划开平静的海。暴雨随即从昏黄的天幕后倾泻下来。

我坐下来，老米从对面投来关切的目光。那目光的重量沉沉地压迫着我，让我抬不起头，喘不过气。

“你找我，想必不是只为了躲雨的吧。”

“你猜得太对了！”

这算哪门子冷笑话。我想做一个应景的笑容，却笑不出来，机械地搅动着已经冷掉的咖啡。老米沉吟了一会儿：

“或许你不爱听。”

“这话怎讲？”

“劝说，或者游说，才是此行的正题。”

雨一直下。大滴的雨水猛烈敲打窗沿，发出空洞的回响，像落在某条中世纪的青石小巷上一刻不停的脚步声。在雨声里我的意识穿过时间，回溯到自身存在之前的许多年：那里有人声，有世界最初的光芒，有浩瀚无际的大海与漫山遍野的花香。但那里没有我。我是隔离在世界之外的。

雨水沿着玻璃汹涌而下，留下曲折的纹路，像受过鞭刑的背上触目惊心的伤痕。天空转为不透明的灰白色，像大理石密不透光的波纹，水晶般的色调不复存在。从最远的天际到茶几一角，我收回了视线。发出的似乎不是自己的声音：

“好吧，可以进入正题了。”

2

三天前一早，蒙头大睡的我被我妈叫醒。她举着话筒，要我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：现在。立刻。马上！尚在蒙眬之中，我凭着本能按下一串数字，随即在对面传来的机械女声中猛醒过来。字字甜美、冰冷、咬珠断玉，至今令人心有余悸。

“魔镜魔镜，请你告诉我，什么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数字？”

“我的高考分数。”